

《金剛經講義節要》。諸位同修，及網路前的同修，大家晚上好。阿彌陀佛！請放掌。請大家翻開經本一百一十二頁，從科題：

【八三、約餘度明 正明】

我們從經文看起：

【須菩提。忍辱波羅蜜。如來說非忍辱波羅蜜。】

這段經文主要是給我們講般若。我們看《節要》第一條：

【一、「餘度」，指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禪定等。此為萬法之總綱，即一切法無不含攝也。法法皆離相，則法法不離般若。法法即是般若。】

科題講『約餘度明』，「餘度」就是指般若以外的其他五度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禪定，餘度就是包括這個五度。『此為萬法之總綱』，萬事萬法都離不開這個五度，含攝一切萬法，這一切萬法都包含在五度裡面，『即一切法無不含攝也。』就是都含攝在裡面。所有一切法，『法法皆離相』，每一法都要離相，『則法法不離般若。』不管是布施也好，你持戒也好，你修忍辱、修精進、修禪定，都不能離開般若。所以『法法即是般若』，每一法都是般若。這五度不能沒有般若，如果沒有般若就不是『波羅蜜』。「波羅蜜」是梵語，翻成中文的意思是「到彼岸」，我們一般講到家了。一般你學功夫，做什麼事情，你做到家了，現在又有個名詞，叫到位了。到位，大陸講到位，以前我們講到家了，功夫你學到家了，出師了、圓滿了、畢業了，這個意思。

如果沒有般若，你這個五度就不能到彼岸。你要度生死的此岸

到涅槃的彼岸，也就是你沒有般若，你不能超越三界六道輪迴，不能超越十法界，不能明心見性、見性成佛，你沒有靠般若不行。你只有修這五度，沒有般若，怎麼修都是人天福報。現在我們學佛的人，大多數修得很好，都是修人天福報，不能超越三界，因為你不能離相。你證個阿羅漢果也要破四相，無我相、無人相、無眾生相、無壽者相。證得須陀洹都要離四相，你沒有離四相，你不能超越三界。你沒有離四見，你不能超越十法界。所以《金剛經》前半部講離相，後面講得細，講離見，無我見、無人見、無眾生見、無壽者見，那個就是菩薩了。所以前面先講離相，後面離見，見就是念頭，連這個念頭都沒有。所以都是要靠般若，離相、離見都是要般若。所以無論你修哪一個法門，都離不開般若。不離相，我們就肯定要執著，執著肯定就放不下。我們現在實在講，對世間這一切，我們都放不下。所以布施就是放下的意思，布施真正在六度裡面是放下，放下身心世界。

蕩益祖師在念佛開示，他把念佛配六度來開示，「真能念佛，放下身心世界，即大布施」，他布施加一個大，當然沒有比這個更大，身心世界，身就是身體，包括身外之物，所有一切；心就是我們心裡的牽掛、執著等等愛染，統統放下，這個叫大布施。我們現在修的布施多少錢，蓋了多少廟，甚至像梁武帝蓋了四百八十座的大寺廟，收容（供養）出家人二十多萬人，那是小布施。這個就不是大布施，因為他沒放下，他是著相修福，著相修的就是人天福報。所以梁武帝他生天，去享天福，他沒有明心見性，他到天道去享福了，他修的是人天福報。他蓋了這麼多寺院，安這這麼多僧眾，他自己也在講經說法。你看又帶頭吃素，吃素是梁武帝的功勞，他的功德。如果沒有他帶頭，恐怕我們現在中國佛教徒也跟外國佛教徒一樣，大概都吃三淨肉，還是吃肉，沒有吃全素，是他帶頭的，

這是中國佛教的特色，是梁武帝。但是他修的，因為著相，所以還是人天福報。所以蕩益祖師講真念佛人，他加一個真，加一個大，這個意義非常的深遠。「放下身心世界，即大布施」。「真能念佛，不起復貪瞋痴，即大持戒」，真念佛人，他煩惱伏住了，不會再起貪瞋痴慢這些煩惱。「真能念佛，不計是非人我，即大忍辱」。

「真能念佛，不稍間斷夾雜，即大精進」，一向專念，不夾雜。「真能念佛，不復妄想馳逐，即大禪定」。「真能念佛，不為他歧所惑，即大智慧」，他歧，各種言論，各種說法，不會被迷惑，專修淨土。他不懷疑，不會受到其他（包括其他的法門）種種的，他不會再迷惑了，這個就是大智慧。所以蕩益祖師把六度配在念佛上面，真正念佛人，就是一句佛號，六度齊修，這個真的是很圓滿，這一句佛號六度齊修，這個也是很殊勝、很方便，究竟的一個法門。所以這個地方講五度，這些都是萬法的總綱，含攝一切萬法，法法都不離般若，因為你每一度都需要般若。沒有般若，實在講我們修的都不是波羅蜜。我們再看第二條：

【二、今獨舉『忍辱』言，以忍辱最難離相，故特舉此，以概其他。佛說此，意在令眾生舉一反三也。】

我們看這個科題，「約餘度明」，就是包括其他五度來給我們說明。但是經文只有舉出「忍辱波羅蜜」，只有『忍辱』一度，沒有其他四度。怎麼說餘度？這個是以偏概全，就是舉一反三，舉出一度，它就包含其他四度。以別明總，以個別的來說明全部，總就是全部。個別的就是每一度，每一度都有它不同的名相。「別」就是個別的，比如說布施、持戒，每一度都有它的名相。布施、持戒、忍辱，名相不同。別就是個別的，舉出一個，包括其他四個，這個叫以別明總。以個別來說明，總就是全部的，所以叫舉一反三。所以我們看到這個經文，不能說，只有說忍辱，其他四度沒說，我

們就不能這麼看，這麼看就不知道舉一反三，其實只舉出一個代表，舉出這個代表，就是含攝其他四度。「忍辱」這兩個字，有法師翻忍辱，也有翻安忍的，後面我們會講到。這裡為什麼獨舉忍辱來講？因為『忍辱最難離相』。在中國人對侮辱，特別古時候讀書人，最不能接受的就是辱，「士可殺不可辱」，殺頭可以，不能受到侮辱。有翻經的法師就是針對這個，要忍辱！辱都能忍，那其他就沒有什麼不能忍的了。所以這是最難離相的，我們也是可以理解，當我們受到人家無端的毀謗、侮辱很難離相，這個很難。因此舉出最難的，來包括其他的，佛說法就是要我們舉一反三。我們再看第三條：

【三、般若即在餘五度之內，不能獨存。若行忍辱法，不學般若，便不知離忍辱法相。不離法相，則生瞋恨。忍辱之功行破矣。可見般若是與餘度共行之法，非別行之法也。】

這條給我們說明般若就是在這個五度裡面，所以沒有這個五度，般若它『不能獨存』，「獨存」就是它自己獨立存在。為什麼？你般若要在什麼地方來表現？就是在這個五度。也就是說，五度是有，般若是空。空就在有當中，有也是在空當中。般若是母，五度是子，沒有母親，也沒有兒子。這個就是說般若生這個五度，母子，還是以母為主。因為你沒有母親，怎麼會有兒子？你從哪裡生？生不出來。般若就在五度，所以這個是不能相離的，不能分割的，不是另外有一個般若，般若就在這個五度裡面。也就是說你修布施，布施要有般若，要有智慧，你要不著相，持戒也要不著相。修布施，不著布施之相，三輪體空。持戒也不能著持戒的相，不能執著我能夠持戒，我戒持得很清淨，我所持的五戒、八關齋戒，這個就著相了。修忍辱不能著相，但是最難離相的就是修忍辱。精進也不能著精進的相，你一執著，那就不是真精進。起一個念頭，我要精

進，我要拼，關起門來，誰都不理，念佛念三天不吃飯，意氣用事，蠻幹，那都是著相。禪定也不能著相，定它只是一個手段，不是目的，你著相就變成四禪八定，就變成世間禪定，修得再好，就是到無色界天，不能超越。『若行忍辱法，不學般若，便不知離忍辱法相。』「行忍辱法」，這個真不容易，講比較容易，真的境界來，真的是受不了，這個不是講一講就可以的。人家侮辱，修這個不容易，修這個真的很不容易。你有般若，起碼能伏住煩惱，才有辦法忍辱，不然你很難。

根據我個人的經驗，很難，講很容易，在那邊講一講，境界一來，我們就忘記了，該生氣的就要生氣。修忍辱，我親自見到的就是我們師父上人，這個忍辱就是修得很難得，一般人也無法忍受的。我在旁邊看，都看得我都受不了，那針對我的話更受不了。旁邊看，你就看不過去，受不了。但是也是從這個地方（這個還不是講的，真是如是我聞），親歷其境，怎麼修忍辱？所以在景美跟韓館長，她護法，護我們師父修忍辱波羅蜜，護這個法。所以我們師父上人，他入佛門，是台大方東美教授跟他介紹佛經是世界哲學的最高峰，他跟方教授學哲學，聽到這句話，打動他的心。他最仰慕的教授講出來的，他聽了才會有感受，才想去接觸佛教。不然以前他沒有意願想接觸佛教，因為從小老師跟他們上課都說佛教是迷信，先入為主。在學校老師說佛教是迷信，當然對佛教就沒有好感，既然是迷信，那就不必要去接觸、學習。所以方教授給他講，他才明白，才知道現在的人對佛教認為是宗教、認為是迷信是極大的誤會。因為這些人他沒有去接觸、沒有深入、沒有善知識指導，所以錯解、誤解、曲解，造成極大的誤會。所以一生就提倡認識佛教、提倡佛陀教育。在杭州南路，他在教育部申請一個佛陀教育基金會，我就在那邊剃度的，我第一個剃度的。他剛成立，我就去那邊，我

父親往生滿七，我們老和尚勸我，你也沒有家庭，出家，將來弘法，功德迴向給你父親。我父親生前也是殺業很重，所以往生的時候特別痛苦，這個我是感同身受。所以前天晚上又夢到亡父，他已經往生三十九年了，也很久沒有夢到，前天晚上又夢到，所以晚上我們迴向，請大家迴向家父林秋和，雙木林，秋天的秋，和平的和，他沒學佛。

所以這個因緣，我們老和尚他學佛了，弘揚佛陀教育。我們老和尚從基金會開始到他往生，九月二十九日讚頌會，那一天還是掛他董事長，當了三十九年的董事長。因為報死亡證明所以要除籍，照規定董事長往生要補上去，現在是宗達法師，外號叫密寶。下午來找我，現在他當董事長。我剛出家的時候，他（居士）做義工。他在大陸，我們老和尚也請他流通早期的錄音帶、經書，基金會也到福州建一個圖書館，也印了相當多的經在大陸流通。那時候邱居士，他以前的俗名叫邱顯達，他做義工，當時我剛出家。他說他常常聽到耳朵旁邊有人跟他講話，問我怎麼辦？我說你就來做義工，多發心。後來他真的發心，到基金會做義工，那時候台灣城市、鄉村，大廟小廟（基金會印的經都是結緣），連山上最偏僻的都送得差不多了，都有了。後來有這個大陸的因緣，開始在大陸送，那大陸就多了。所以早期在做流通到大陸的法寶，他也非常的辛苦，那也很多艱難的地方。我們老和尚鼓勵他去，我也是隨喜支援他去流通法寶。所以現在大陸有這麼多人，可以聽聞到老和尚的經教，他也功不可沒。基金會是我們老和尚提倡要把佛教回歸到教育，不要一直認為是宗教。所以那個基金會，他是在教育部申請的；像我們這個社團、財團，向民政局、內政部。

後來親近章嘉大師，章嘉大師教他什麼？看得破，放得下。他說佛法這麼好（聽方老師介紹），有什麼方法，可以很快的入進去

？章嘉大師給他講，有。什麼方法？看得破，放得下。佛法修學，從凡夫到成佛，就是修看得破、放得下。從哪裡下手？具體做法怎麼做？從布施，這個就很具體了。一聽到布施（六度之一，布施），沒錢，當一個公務員，三餐只能糊口，哪有多餘的錢布施？章嘉大師給他講，你一塊錢有沒有？一毛錢有沒有？這個倒有。你有一塊錢，布施一塊；一毛，布施一毛。章嘉大師給他講，今天給你講六個字，你去修六年，從布施下手。從那一天開始，就開始布施，就到寺院，人家拿個簿子要放生、印經、買棺材、施藥，那些都去隨喜。以前寺院熱心的居士，都會拿個本子，我以前剛學佛也常常這樣，看到就跟他隨喜。所以他就一直修，剛開始在修布施，那真的像割肉一樣。因為就沒錢，還要布施，布施到全身都空空的。剛開始很勉強，勉強的時候，你要依教奉行，要跟自己慳貪的習氣對抗，所以要勉為其難的布施。布施到半年以後就比較自然了，「始而勉強，終則泰然」，到後面就比較自然了，就很痛快了。所以他學佛得力，是章嘉大師跟他講「看得破，放得下」，修布施，從這裡下手，奠定學佛的基礎。所以布施度擺在六度第一個，其實布施這一度，也可以含攝其他五度。實際上，每一度都可以含攝其他五度，每一度都不離般若。布施擺在第一個，這個順序也有它的道理，為什麼不擺在第二個，擺在第一個？要從這裡下手，從布施下手。像章嘉大師教他的，學佛從哪裡下手，從哪裡入門？從布施。布施有財布施、法布施、無畏布施。財布施，身外之物的布施，我們有錢，錢財來布施。布施項目也很多，有人專門做慈濟，慈善救濟。慈善救濟，純粹就是屬於財的布施，人家沒飯吃，救濟他飲食；沒有穿的，送他衣服；沒有住的，你蓋個房子給他住，這個屬於慈善救濟，這個屬於財布施；或者布施醫藥等等的。法布施，法布施就是有世間法、有佛法，世間法是善法，你布施勸善的典籍勸人為

善，世間善法的布施。當然你不能布施惡法，但現在很多網路上都布施惡法，這個造罪業。布施惡法，那墮三惡道；布施善法，生三善道；布施佛法，你就成佛。布施佛法，出世間法，法布施。所以法布施，有世間善法的布施、出世間佛法的布施，有這不同的項目。

我們道場以法布施為主，因為在普賢菩薩十大願王廣修供養，講了七種供養，七種當中以法供養為最，就是以法來供養最為第一。供養是比較恭敬的一個名詞，布施就是施捨，對一般的，供養就是對佛、對長輩，叫供養，實際上布施就是供養。所以法布施是最殊勝的。像我們道場印經，做老和尚講經的錄音帶，過去的DVD，現在有播經機，網路、衛星電視等等，這些屬於佛法的布施，法布施。我們做法布施，也是有財布施在裡面，有無畏布施在裡面。因為你做這些，印經你要用到錢，錢就是財，外財。我們印經，做講經的這些光碟、播經機，內容就是佛法，法布施。我們自己講經說法，或者是流通善知識的佛法，都是屬於法布施。法布施，大家聽到這個經教，他心安理得，他心裡不會很茫然，心裡遠離恐懼、顛倒、妄想，這就是無畏布施。每一個眾生都有恐懼（畏懼），最大的畏懼就是生死，你生不知道從哪裡來？死也不曉得去哪裡？肯定要死。有的人，他年輕不會在意這個問題，但是年紀愈來愈大就會愈在意，因為來日不多了，那要去哪裡？前途茫茫，一片黑暗。你說，不會恐懼嗎？說不會恐懼，不是真的，真的是會恐懼。也很多人說，我不怕死，其實說不怕死的人是最怕的。我都跟人家說，我很怕死，我怕得要命。因為怕得要命才來學佛，如果不怕就不學了。所以我們學佛就是為了解決生死問題，這是大事！你看世間有比這個事情更大的嗎？現在在徵選總統，那個小事，死了什麼都不是了。不要說等死了，你一下台，大概也沒有人理你了。只是你權力



在手，在那邊作威作福。你如果不做好事，那地獄有分。《無量壽經》講，「世人共爭不急之務」，都是在爭那個不重要的。什麼最重要？生死這個事情最重要、最急的，我們反而不著急，反而在著急那些不重要的，把這個最重要的丟到一邊，到了壽命快到的時候，你懊悔莫及。所以我們老和尚第一個修布施，我這個就是講一點故事。

早上去看筱君，她辦畫展，名畫，都是名人，張大千那些名人，聽她講得很生動、很精彩。因為我請她幫我們老和尚辦文物展，七月一日，二十六日開始布展，五天。七月一日，再請大家來捧捧場，熱鬧熱鬧，她說要熱鬧，幫忙找一些人來造勢。我們不是要選舉，我們是要度眾生，在中正紀念堂，也很難得。這個也不可思議，我們這個計畫都臨時提出來的，不到一年，半年多的時間。唐老師給我說，可以給老和尚辦文物展。我說好！我就說好，可以。他就介紹陳筱君給我認識，她專門在辦展的。租場地，要租哪裡？她要租國立的，國家的，那就是中正紀念堂，現在國父紀念館在整修。那也輪不到我們，我是想可能要明年、後年，都沒關係，反正租得到場地再辦。但是這個也是佛菩薩安排，就是剛好有人退了，退的那個時段又剛好是我們老和尚往生週年這個當中。你看七月一日開始文物展，到八月二十，五十天。前面五天是布置，一共五十五天。我給它租五十五天，現在講好了，公文也批了。因為國立的場所，他們就很忌諱辦宗教的。他們這些公務員，多事不如少事，少事不如無事，就這種心態，先保住他的烏紗帽，現在公務員都這種心態的。多做多錯，少做少錯，不做都不錯。所以這個也是不可思議，我們今天去那邊談。這個也是不可思議，怎麼這麼剛好！剛好台南七月二十一到二十三是三天的紀念追思會，邀請一些海內外的嘉賓來，三天。三天，他們這些人來，都可以來看文物展，他要提

前來看也可以，要那邊參加完再來看也可以，這個時間足夠他們來看，也很方便。我們事先安排，也沒有辦法安排得這麼剛好，你要前面來也可以，後面來也可以，這個當中大家很方便，時間長。而且到我們國際會議中心這個法會，剛好我們法會圓滿，那個也圓滿，剛好這三天圓滿。要來參加法會，他也可以先去看看，也很方便，所以這個也是佛菩薩安排。我是想明年，恐怕明年租不到，都排到後年，還不一定租得到，但是這個也是不可思議，老和尚加持。請大家介紹親友，沒有學佛的也可以，反正中正紀念堂，公共場所，不是佛教寺院。大家去逛一逛，看一看，結結緣。

我們回歸到老和尚修布施，章嘉大師教他修布施，修三年。他布施，早年我在景美華藏圖書館聽他老人家講經，有一次聽到他講，他布施半年以後，他覺得心比較清淨了，有一些事情都可以預知；還有他需要什麼，他很快就會有，有人送來。但是他需要的，主要是經書，他也不求其他的，他喜歡讀書，讀經。所以他想要什麼、需要什麼，他說最長不超過半年，就會有感應，就一直修布施。布施，你財布施得財富，法布施得聰明智慧，無畏布施得健康長壽，你布施得愈多，你回收就愈多。所以現在很多人想發財，他都不修因，就想要得果報，你做什麼生意，還是你命中有的，就有；命中沒有，你過去世沒有修，你這一生又沒修，那你怎麼求也求不來。所以很多人不得不向命運低頭，「萬般皆是命，半點不由人」，一點辦法都沒有。但是他遇到佛法，他就有辦法。有佛法就有辦法，都能幫助我們解決問題，能滿我們的願望。生死這個問題都能解決，那還有什麼問題不能解決？所以說「有佛法就有辦法」，這是真的，一點不假。所以法布施，我們做法布施，三種布施都有，財布施、法布施、無畏布施，愈做愈歡喜。

所以我們跟隨老和尚修，我也是跟著他修布施，也證實的確就

是這樣，因為我也是一個沒有福報的人，也是沒有福報。我在家，我的福報比不上我弟弟，我弟弟他能買房子，他能賺錢，他能布施，我就賺不了什麼錢。但我弟弟他很肯修財布施，他修財布施，都很痛快的，好像都不會有什麼捨不得。所以他年輕的時候，他就很能賺錢，過去世他就有修這個。還有他吃素，他不挑食。我就跟他不一樣，我又很挑，肉都吃到出家前一天晚上還在吃，過去世也沒有修財布施，真的也是沒福報。身體又不好，因為殺生吃肉多，身體不好。所幸遇到佛法，學了佛，又遇到我們老和尚這個大善知識，不然我這一生，能不能活到現在我都不知道。遇到我們老和尚他修布施，我們多少跟他修，也是要修。他也常常給我們提出警告，過年在圖書館，人家供養很多紅包，我們老和尚就給我們這些師兄弟講，人家布施要修福，用了，「今生不了道，披毛戴角還」，我們聽了就嚇得不得了，這個紅包我們就不要了，人家供養，就不要收。那你也不能不收，人家跟你結緣，你要收。那怎麼辦？你替他們修福，他不知道要怎麼修，你替他修。那我們自己沒有德行，替他修法布施，替他做好事，所以我們就跟著老和尚修布施。但是有一個老尼師，現在也八十幾歲了，出家比老和尚還早一年。當時她也是學講經，要跟老和尚學，但是，她聽老和尚講布施，我看她聽不進去。有一天她就給我講，道師，人家供養的，留一點起來，以後被人家趕出去，你買一個房子，你才有地方住。不然人家寺院也不會收你，你自己又沒有房子，你最後要去睡火車站。她也是很誠懇，良心的建議，她說她是過來人。所以她自己有供養，她都會去跟會，她自己有買個房子。勸我跟她跟會，跟一個同修跟會。後來我想一想，你講的有道理，但是我覺得我還是聽師父的，師父不是說財布施得財富嗎？我是跟師父學的，我要學財布施。後來我就沒有聽她的，去跟她跟會，我就是布施，就是印經，圖書館要印，人

家供養我，我就放進去，一起去印，隨喜。後來她去跟會，被那個同修倒掉了，有一次被倒好幾百萬，有一次要去要債，我也不好意思給她洩氣，後來她這個錢有沒有要回來，不知道，根據被倒掉的要要回來，好像這個機率很少。後來我想還是修布施對，到現在我也還沒有睡過一天火車站。所以還是要相信佛法，相信佛。

所以我們老和尚他自己做給我們看，他不是說他說了他不做，他做給我們看，你看我就是這樣修的，那我們才有信心跟著他修。所以他跟章嘉大師三年修布施，奠定學佛的基礎，就第一度修布施。講經說法，你要精神，要腦力、要體力，這個是內財布施，也有法布施、有無畏布施，這個也都有。所以財布施有分內財、外財，外財就身外之物，內財就是自己的身體，你的精神、你的時間、你的腦力來做布施的事情，做這個工作也是內財布施。所以他一生講經說法，都不休息，沒有放假，沒有放假就是布施，放假就沒布施。所以我們都不敢講放假，他老人家說，釋迦牟尼佛哪一天放假？哪一天？在經典上，哪一天放假？我們都不敢講。所以我們是到了人家放假，我們是要加班，沒有放假的。沒有放假，就是修什麼？修布施。放假就沒有修布施，沒放假就是修布施，你奉獻，布施就是奉獻，內財布施。所以一生講經說法度眾生，都沒有休息，這個不是內財布施嗎？外財、內財，財布施、法布施、無畏布施統統具足。所以他的果報也示現給我們看，四十五歲就要死了（是真的，那個時候我已經在聽經了，我可以作證；也沒福報，後來福報愈來愈殊勝），壽命四十五歲，活到去年，九十六歲。九十四歲以後身體就不好，他重業輕報，因為年輕的時候跟他父親打獵，打三年，這個是地獄業，天天殺生，那臨終要受一些。

像玄奘法師，你看翻譯經典的大法師，臨終還是受病苦，他就想我是不是經典哪裡翻錯了，為什麼臨終這麼痛苦？他正在疑惑，

菩薩就給他指點。他說你過去生，你當過國王，惱害眾生，這就是地獄業，你這一生翻譯經典，這個大功德，把這個地獄業消掉了，臨終受一點病苦。玄奘法師生到兜率天，兜率內院去了，這法相宗的。所以古來祖師大德有臨終的時候病苦得很厲害的，像弘一大師也病得很厲害，諦閑老法師也病得很厲害。倜虛老法師也有生病，倜虛老法師他的徒弟說師父，你平常講經說人家往生，站著走的，坐著走的。師父，你現在可能要躺著走了。倜老說，我還是要坐著走，你們幫我扶起來。人家幫他扶起來，然後坐著往生。所以這個都是屬於重業輕報，我們看到這個不要懷疑。

我們老和尚跟章嘉大師修布施，布施修三年，章嘉大師就圓寂了。圓寂之後，他就在北投，那間叫什麼寺院，我忘記了，他有個塔，那是中國佛教會特別做一個塔，把他火化。他在旁邊搭帳篷，住了三天，就是在追思，想章嘉大師這三年教我什麼？布施當然他是最清楚，但是他常常還有提起的是什麼？就是跟他講「戒律很重要」，輕描淡寫的。因為年輕，他還不太重視戒律，他總覺得戒律，持戒是古印度人的生活方式。我們現代人，又是中國人，叫現代的中國人去做古印度的人，那怎麼行得通？他的想法是這樣的，所以就沒有在乎這個戒。後來他想到「戒律很重要」，他這一句，每一次去臨走，都給他輕描淡寫講這句，他回想起來這句章嘉大師常常提醒。後來他去親近懺公，跟懺公在埔里住茅蓬，住半年，他在家的時候。懺公的道場，是我們台灣戒律的道場，懺公是修戒律的，住了半年。後來懺公給他介紹到台中蓮社，跟李炳南老居士學經教。學經教，李老師提出三個條件，約法三章，就是他遵守這三個，他才收；不遵守，他不收。第一個就是過去學的，你聽誰講的，統統放下，不作數，從今天開始聽我的。所有的法師大德，到台中來講經，不准聽。你要看什麼書，要經過我同意；看經典，也要經

過我同意，我不同意，你不能看。他當時一聽，覺得這個老師好像滿跋扈的，好像天下只有他一個人。後來想一想，老師這樣規定，應該有他的道理，後來他也接受了。接受之後，老師給他講，給你開這三個條件，有時間性的，五年。他說我能力只能教你五年。我們老和尚遵守他的戒律（這個也是戒律，這個也是持戒）半年，心比以前清淨，感受到這個好處，後來自己自動加五年。所以在李老師那邊學持戒，遵守規矩，學講經說法，章嘉大師那邊學布施，方東美教授是介紹他入佛門。十年，經教學成就了，到台北來三藏佛學院教書，後來遇到韓館長，成立華藏佛教圖書館、華藏淨宗學會，在韓館長那邊修忍辱波羅蜜。忍辱波羅蜜真的不好修，我也是看師父這麼修，我也是咬緊牙根忍耐一點，師父都這麼修了，我們也要學。這個忍，持戒比忍辱好修，忍辱不好修。

所以我出家，我們老和尚就叫我跟日常法師學戒律，日常法師戒律也是有名的。所以跟他學戒律，把我在世俗的習氣，一百八十度改變。早上，在家的時候，如果沒有工作，都睡到快十二點，晚上都睡不著。一出家吃素，早上四點起床，十點睡覺。四點半做早課，還要煮飯、買菜、做香燈種種的，工作很多。日常法師定功課，照表操課。我們吃飯，不能煎、不能炒、不能炸，就是吃大鍋菜，水煮菜。然後煮好了，油滴一滴，鹽巴灑一灑，不講求口味，有營養就好，吃飯就是天天吃大鍋菜。也不能吃水果，維他命C，他說我學科學的，我們吃素的人，蔬菜都是維他命C，就不需要再吃水果，不需要吃那麼營養。只有一年正月初一早上，一個人發一顆橘子，一年就吃那一顆水果。過年才有，初一才有，初二就沒有了。所以我在那邊，剛開始我覺得比當兵出軍操還厲害，現在出佛操，以前當兵出軍操，出家出佛操，比軍操還嚴格，晚上不能吃飯。我覺得反正我照表操課就好了，我每一天該做什麼就做什麼，我心

裡滿清淨的。後來圖書館沒有人，韓館長叫我過去幫忙，以前我在家就在那邊聽經，做義工，我去幫忙。日常法師、簡居士，他們也不贊成我去，但是那時候我老和尚講，館長人也不錯，人很好。我就問師父，師父，你覺得怎麼樣，我該去不該去？我不跟你做主，你自己決定。他不給我負這個責任。你自行負責，你要去，你負責；不去，也你自己負責。後來我們老和尚再三又傳達館長的信息，我就知道我們師父也是很難為，因為以前我都在那邊，現在出家在這邊，沒有在那邊出家，她也心裡不是味道，就要我過去。後來我也是跟日常法師、簡居士告假，簡居士還跟我講，住不習慣再回來。他說去那邊，他們看到都害怕，不敢去。

後來我過去了，基金會這邊的同修就跑到景美給我們師父講，師父，悟道法師怎麼不回來基金會？那邊就沒有出家眾了。那我們師父就回答，他說悟道，他的稜稜角角太多，要來這裡磨圓。他說要磨得圓圓的，那個角把它磨掉，說我角太多。我說持戒，師父你叫我持戒，怎麼會變成角？後來我才知道，持戒如果你著相，真的角很多。我到圖書館去，真的看不慣，怎麼看都看不慣，這個太浪費了吧！太損福了吧！我們要煮飯，挑菜，我也要幫忙挑菜，空心菜這麼長，瑩空法師，她就一半丟掉，那根部都丟掉。我說怎麼這麼損福！我們跟日常法師，那個鬚鬚都不能丟掉的。高麗菜心也都要吃，你咬纖維太硬，也要咬到咬不下去，汁都要吞下去，怎麼可以丟掉？她丟到垃圾桶，我就把它從垃圾桶撿起來，她又丟下去，你等一下會被館長罵死。後來我就忽然想到日常法師一句話，他說我們出家人，你到哪個環境，你要遷就那個環境，不要叫那個環境來遷就你。我就想到這句話，現在來這裡，不能叫這個環境來遷就我，要遷就這個環境。

我們師父都遷就這個環境了。在那邊就不是大鍋菜了，館長她

色香味都要講求的，菜要怎麼切、要怎麼擺，要什麼味道。而且她喜歡到葷菜的店去素煮，素菜店煮的，不好吃。我們進去，實在很不自在，我們有很多師兄弟真的受不了，看我們師父進去，他不能不進去。有一次去台北的川菜館，川菜館是賣葷的，我們進去葷菜素煮，有很多客人就是一直給我們看，出家，你不是吃素嗎？當然很不自在。但是那個時候我就想我不能去看那些客人，我也不能看館長，也不能看我們師兄弟，我看師父你怎麼樣，你的表情怎麼樣，我是跟師父你學的。我都看到師父很自在，我就想，那我們師父都可以，我也可以。我是這麼想，我們其他師兄弟想法，我不知道。今天好像都是在講故事，但是都真實的故事，不是我編的。當然一般人他也不能夠理解，所以我們到美國去也是一樣，到美國去，在聖荷西，去一家華人開的大鴻福，因為美國要找素菜餐廳也不好找（早期），那也是葷菜素煮。老闆說我不會煮素的。館長說我進去教你。她進去廚房，真的那個老闆被她訓練得後來滿會煮的，去大鴻福。我們也是進去，人家在吃魚、吃肉，我們吃素的。還有，有一條我們師兄弟很不能接受的，特別是男眾法師，後來他們都受不了，跑掉了。她去逛Mall，Mall就是百貨公司，百貨公司你買東西也好，去逛什麼？女眾在買胭脂、香水的店，那個店都女眾去買的，館長進去，我們也要跟著進去。出家人來看這個，當時我也是感覺滿不自在的，但是洋人也不懂，出家人來看，他也覺得反正你只要有錢買就可以了，他也不懂這些。我有一次到聖安東尼去，還有一個洋小姐問我說，羅漢鞋在哪裡買的？她也想買一雙。所以他們不懂，只是我們自己不自在。我也是看師父，我看師父怎麼樣，我就是看著師父，我看師父也滿自在，好像若無其事，不取於相，如如不動。這個也是學習的地方，這個是都包括在忍辱裡面。所以我說我的親身體會，持戒比忍辱好修，持戒我只要照規定，照表操



課，我很清淨。

忍辱就是侮辱要忍，像這樣的你也要忍，忍受人家用異樣的眼光看你，那你要不要忍？這個比持戒不好修，所以排在第三個。所以她到圖書館來，我看我們師父修忍辱，館長往生了，他忍辱度大概修圓滿了。圓滿之後，到新加坡去就是精進，提升了，弘揚佛法也國際了。到了八十五歲，放下一切經教，「一門深入，長時薰修」，修禪定，最後就是般若，五度都有般若在裡面。所以五度不能沒有般若，般若也不能沒有五度，沒有五度，從什麼地方去表現般若？般若就是在這個五度裡面去表現的。像剛才提出忍辱這一度，為什麼講這麼多？我要講比較實際的一個例子，我自己親身的一個體驗，大家會比較有感。不然我講忍辱，人家侮辱你，你要忍下來，我這樣交代過去也可以，但是大家可能體會不深刻。什麼叫忍？順境逆境，你都要安忍。所以後面也會講到安忍，你心要安住在這裡，要忍。沒有般若，你就不能忍了。所以我們老和尚他還是有般若智慧在裡面，不然我看一般的法師沒有一個受得了，因為忍辱最不好修的。大法師，還要受到這樣的屈辱，怎麼受得了！如果沒有一點般若在裡面，肯定無法忍受。

這段經文特別提出忍辱，所以「不學般若，便不知離忍辱法相」，你就不能離這個相。『不離法相，則生瞋恨』，你就生煩惱了，瞋恨心一生起來，你功行就破掉。『可見般若是與餘度共行之法，非別行之法也。』是「共行」的，所以這個般若表現在生活上，沒有五度，你怎麼表現般若，般若在哪裡看？但是舉出一個忍辱，就是說這個是最難的，你如果沒有般若，你不可能。我們要修忍辱，修其他四度，都需要般若，這是顯示般若它的重要性。所以這個比較不好修，這是大乘法，不好修，小乘法好修。小乘法，你戒持得清淨，規規矩矩的，照表操課，心很安靜。所以當時我也是在基

金會，我在裡面，是覺得自己心滿清淨的。但是禁不起考驗，好像溫室的花朵，不像外面的松柏，能夠抵禦這種嚴寒。溫室的花朵出去，風一吹，一下子就倒了。因此我們學習般若，般若在什麼地方看？就在我們生活當中去體現。我剛才講這些，我們從這些事相，從我們老和尚的身上，他的行持來體現他的般若。所以老和尚這樣修忍辱，一般的出家人也不能接受，批評可多了！如果沒有一點般若，大家想一想，受得了嗎？肯定受不了。所以忍辱比持戒難，大家要知道，持戒還比忍辱容易。所以六度不好修。所以舍利弗退到小乘去了，本來要發大乘，因為取眼睛那個人很無理，所以退心了。所以你沒有般若，那肯定沒辦法，這是顯示般若在五度當中它的重要性。我們無論學哪個法門，都不能沒有般若，包括我們修淨土也是一樣，多少要有一點般若智慧在裡面，幫助我們看破放下。

好，今天時間到了，我們就學習到這一條。這段經文還沒講完，今天說了比較多故事，但是我們從這個故事當中去體驗什麼叫般若。好，今天就講到此地。祝大家福慧增長，法喜充滿。阿彌陀佛！